

对于日本文化，大自然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是都市的封闭把这层关系切断了。安藤先生用中庭截了屋身的连续性，重新把人和自然连接上，应该就不太难理解了。



当水之教堂的玻璃拉门慢慢打开时，微风吹拂，也可听到潺潺流水声。



# 讀書這麼想：關於安藤忠雄



文 ● 謝林森 (UCSI大學講師)

纸本书还是最爱，同时读几本书不是贪心，是个性使然，无法单轨思考。



读《建筑家安藤忠雄》、《安藤忠雄的东京大学建筑讲座》，对于这个让我觉得很

龟毛的建筑家，有一点不同的感受。安藤先生的事务所大约锁定在25人左右，每一位团员都是他口中的“游击队员”，可以独当一面。而来事务所学习的学生，实习期间，除了事务所的工作，也要在靠近大阪工作地点的奈良和京都，选择一个自己想研究的对象，每一个周日往那里跑，在打工结束前，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发表心得报告。

这是一个注重个人发展、启发独立思考的工作团队。安藤先生认为，这些来到事务所短期工作的每一位个体，都是为了将来自立门户而在准备功课，为学生想学习的东西铺路，是他事务所的责任。这是一个非常人性也非常难得的信仰。这样的概念或许和他自学的经历有关，他创业初期在日本业界被孤立的体验，更让他希望为想学习的年轻一辈做些什么。

他的自学经验并不那么惬意舒坦，然而从小受到婆婆的另类教育，让他可以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择善固执，牺牲经济上、身体上的享受，进行苦修的精神功课。或许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，让他设计了住吉长屋。

住吉长屋向街的立面除了一道门，就没有其他的开口。窄窄长长的屋地被中庭切断，被批评是建筑家的自我偏执，让实际生活在那里的人对生活中的不便，比如在雨天撑伞走下没有扶手的楼梯上厕所。几十年后，年轻的日本建筑家藤本壮介在5间层叠的小公寓里使用了同样的手法，根据安藤先生的说法是：“这是以自己的方式，对于生活与住家的意义彻底的思考过……融合在自然的生活才是住宅的本质，让居住的人可以在最大限度下体会自然的严峻与温柔的变化。”

以日本的文化根底为基础，重新审视生活的丰富精神层面，这样的态度，才是安藤先生成为建筑大师的原因，跳脱旧制度化的框框，愿意在都市里做对抗都市的游击队。我们古诗词里的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这样的画面，要在现代化的住宅里感受，想是没有可能的事，而这正是安藤先生希望在独宅经营的生活。

他说的：“居住有时是很严肃的事，既然委托我设计，我希望你也要有坚持住下去的觉悟。”这一番话，就是我们办教育的最基本信念。很多时候做事不是为了方便，而是在根本上偏执地相信，有一些我们认为自然不过的理所当然，是需要被打破的局面。安藤先生认为住家设计应该不是为了精神上的力道修行，而不是身体上的物质享受，坚持的住下去，才能让住的人把自己提升到精神上的另一个层次。

原来住宅这样的小项目，才是一位建筑师的灵魂，多么希望可以拜访一下这些住在安藤先生设计的独宅住户——他口中的怪人们，听听关于他们的体验。

没有机会到安藤先生设计的独宅，只能想像那层叠的阴影外，有接受雨露和阳光的中庭，时刻提醒生活里人的渺小。